

環球歸來初謁領袖

——鑑秋憶往之二——

張英祥

四十年前歐非之旅

民國二十二年夏季，我在美進修學業已告一段落，亟謀回國。時有紐約的中華青年會（爲學生團體）舉辦歐洲旅行，由紐約東行，環繞地球半周而返國，乃興起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壯懷，我於是參加了旅行團的活動，經歐、非、亞之後而返國。六月三十日離開了紐約，也就是離開了我客居五載的美國國土。

英人沉着荷蘭勤奮

行程的第一站是英國。英國每年實施夏令時間，到達倫敦已是下午十時許，紅日高懸，尚未黃昏，街市上沒有一家啓用燈光的。夏令工作時間就是日光節約時間，實施的目的，即在節省電力，輔進國家的工業建設，而英國國民之澈底守法，也是其國民性的超卓處，令人歎賞，這是我在當年旅英途中，印象最爲深刻者。其次，則感覺到倫敦市區幅員之大，從西北隅到東南隅有六

十華里之遙，在當時世界大都市中，幾無與比肩。再則英國的海關對於入境旅客的行李檢查，手續簡便，也給旅客們很好的印象。旅行團一行，在英國停留兩天，集體參觀了倫敦市區及郊區，旁觀了國會的開會情形，遊覽王宮美景以及許多重要的建設設施。

第二站是荷蘭，由倫敦乘船直航其首府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抵達時正值週末，但見荷蘭人家家戶戶，在當家的老太太領導下，闔家動員，洗刷住屋的屋頂。在美國住了五年，美國的都市居民，多在週末假期，闔家驅車出遊，這種清潔運動是見不到的，因之感觸極深。荷蘭人與海爭田的記載，早有所聞，這次目睹其工程設施，甚至高樓大廈都建築在水中木樁上，更驚佩其國民的毅力。荷蘭鄉間，風車很多，海濱泊岸，景色秀麗，至今回憶，猶歷歷在目。荷蘭的民風勤樸，社會上的秩序井然，所以境土雖小，而國勢強盛。離阿姆斯特丹後，即搭乘火車到比利時的京都布魯塞爾（BRUXELLES）遊覽，并曾訪問一位研究針灸學術的漢學家。

女界先驅歐陸翱翔

再次一站，到了法國的巴黎（PARIS）。法國的風尚，與北歐各國肅靜、整齊、清潔的民俗，迥然不同。初到巴黎，看到巴黎各咖啡店的座位，擺滿在街頭的人行道上，也有樹着彩色的遮陽傘幕，婀娜生姿，認爲是一絕。我們旅行團到巴黎的時候，恰巧趕上法國的國慶紀念日，街道上人潮洶湧，並且就在十字路口或廣場上，相互擁抱，翩翩起舞，法國人素性熱情，逢此佳節，倍作狂歡，但是秩序仍然很好，如此盡興的歡樂，并無事故發生。旅行團在巴黎，參觀了各項名勝古蹟，我最鍾意於凡爾賽宮，宮室的建築，都是對稱平衡的設計，屬於上乘的藝術。巴黎一瞥之下，我有兩個觀感，一是巴黎的街道各處，樹立着許多偉人的銅像。如路易十四（LOUIS 14, 1638-1715）和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的銅像，我看到了好幾座。在巴黎大學的門口，也樹立着兩座銅像，他們是代表醫學的巴斯德醫生（LOUIS

PASTEUR, 1822-95) 和代表文學的雨果大師 (VICTOR MARIE HUGO, 1802-85), 象徵學術的成就和權威。從這一點, 可見法國的民衆, 非常尊崇偉大的人物, 景仰式從, 因而與起國民上進的風氣。一是法國人的性格和行動, 非常活潑, 談話之間, 往往手舞足蹈, 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很守禮貌, 社會上的秩序也很安定, 處處表現出是個文化水準頗高的民族。

由法國轉赴瑞士的日內瓦 (GENEVE),



本文作者張彝鼎博士留美返國後應政府徵召長期在軍中供職, 圖為張博士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對國軍官兵講話時攝。

因為我是專攻國際法的, 主要目的在參觀國際聯盟 (THE LEAGUE OF NATIONS)。國際聯盟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猶如今之「聯合國」組織。日內瓦的民衆, 信奉喀爾文教 (爲法國宗教改革者喀爾文氏 JOHN CALVIN, 1509-64 所改良之新教), 是全歐社會秩序最良好的地區。街道上行人相遇, 傾蓋言歡, 而談話聲音之輕微, 身側之人亦難聞見。加以街道之整齊清潔, 處處充滿着靜肅、安謐的氣象, 使遊客印象深刻, 我迄今回憶, 猶歷歷在目。我在日內瓦, 還親歷了兩件事, 一是我國的留學生們見告, 有一位女同學在公共汽車上丟失了一個手提包, 內中有金銀飾物等, 但在第二天同一時間, 在原招呼站上, 由車掌將原物交還給她, 當面清點, 毫無差失, 真做到「路不拾遺」的境界。再則我駐國際聯盟的一位職員鄭白峯先生的女眷, 學習了飛機駕駛技術, 親自駕駛機在日內瓦上空翱翔, 當時航空事業, 尚在萌芽, 使我爲我國女界先驅感覺驕傲而興奮不置。

埃及三病驕亂與懶

以後的行程, 由日內瓦乘火車越阿爾卑斯山 (THE ALPES) 入義大利境。第一站到米蘭 (MILANO), 參觀當地的工業區; 第二站到佛羅倫斯 (FLORENCE), 遊覽著名的藝術館, 所收藏的都是十六、七世紀之偉大藝術作品, 滿目琳瑯, 歎爲觀止。第三站才到其國都羅馬 (ROMA), 適逢執政的法西斯黨 (FASCIST) 成立十周年紀念, 這是與國慶相等的佳節, 舉行

着法西斯歷史文物發展展覽, 滿街貼滿了展覽海報及各種標語, 五綵繽紛, 增加了歡樂的氣氛。義大利在當時被認爲是歐洲的落後國家, 法西斯黨正在勵精圖治, 所組成的法西斯青年服務團, 在港埠及車站, 對於旅客們服務周到, 態度也很親切與殷勤。第四站則轉赴熱內亞 (GENOVA), 按旅行團的安排, 由此搭乘輪船渡地中海而去非洲。我在熱內亞, 見到一段感人至深的事實。——旅行團中, 由歐去非洲的團員, 祇有連我在內的三名東方學生。我們從羅馬乘火車抵此, 到站時正值凌晨六時, 距離普通上班辦公時間, 還差兩小時之久, 街道上冷冷清清, 後見有一家店舖開始營業, 我們姑且先按址找到了輪船公司, 滿心準備在公司附近稍候片刻再說。却見公司的大門虛掩着, 我們就闖了進去, 原來公司中承辦業務的一位職員, 因已接到旅行團有關我們三個學生換票的通知, 計算我們的行程, 專程趕到了公司中來等候我們。直到爲我們辦好易換船票諸事, 才回家去用早餐。這種服務精神, 真值得我們效法。

我們所乘的船隻, 在地中海上航行了五天, 飽覽了內海的風光, 方抵達埃及的塞得港 (PORT SAID)。此地的情况, 與歐洲各國的文明進化, 成爲顯明的對比。我對於當時埃及塞得港的初步印象, 認爲他們第一是「懶」, 所謂「四體不動」, 是一切落後的主要原因。第二是「髒」, 碼頭及街道上的清潔情形, 遜於歐洲遠甚。第三是「亂」, 街道上的交通秩序, 十分混亂。再次是「缺少禮貌」, 民衆不知禮讓, 是社會

秩序紊亂的根源。我因之在心理上感受很大的刺激，從此前進，就到了亞洲，而歸程日近，即將重返一別五年的國門，近鄉情怯，深切希望自己的國家，以及亞東各國的社會進步情形，決不會和埃及一樣，總要能與歐洲抗衡，望其項背才好。

船在塞得港後轉開羅遊覽。次日轉駛巴勒斯坦（PALESTINE），我們遊覽了它的都城耶路撒冷（JERUSALEM），這是耶、回、猶三教的地區，雖也處在沙漠地帶，而社會秩序非常進步，可與歐美各都市相頡頏。現在猶太人據此復國

（以色列 ISRAEL），而能與阿拉伯回教各國爭衡，社會基礎之穩固，自為其最重要的條件。

蘇門答臘的三階層

離巴勒斯坦，取道蘇伊士運河（CANAL SURZ），經紅海，直放印度洋，回到亞洲的海域。第一站停泊在錫蘭（CEYLON）的科倫坡（COLOMBO），錫蘭是著名的佛敎國，但是人口衆多，民間貧困，地處熱帶，溽暑炎蒸，一般民衆的健康情況，都不良好。第二站就經過了蘇門答臘（SUMATRA），我們到其北邊的一個小島名為 SABANG

去參觀，我對於當地的三階層社會結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統治其地的荷蘭人（當時尚屬荷屬東印度羣島），生活富裕，住在高踞山頂的華麗住宅區中；我們華僑，大都經營小本生意，尚稱殷實，住在山麓的街市上；當地的土著，懶散骯髒，生活最苦，住在海灘地帶的竹廬茅舍之中。

民衆生活水準，貧富迥殊，顯得非常的不調和，十分扎眼，可為殖民政治的一幅寫照。第三

站泊駐棉蘭（Medan），是我們華僑所建設的都市。我去參觀一所華僑學校，聽到老師操着北平官話在授課，甚感驚訝，下課時和小學生們談話，學生們講國語也講得很流利。我和教師談到這一點，始知當地的華僑，有來自廣東的，有來自福建的，而閩、粵方言迥異，於是規定使用國語，統一語言，方使僑胞們的思想、感情互相通達，這不僅見到僑胞的團結互愛精神，并且可證推行國語教育的重要，不圖在海外見之。所以現在新加坡政府規定我們中華國語，為其法定通用語言之一，也可以找到其立法的原委。

越過了麻六甲海峽，就到了新加坡，這也是住滿我們華僑的城市，而其街道之整齊清潔，媲美歐洲。據當時國際聯盟的調查報告，新加坡之公共衛生，超過了日本主要城市的平均成績，其清潔居亞洲第一位。現在新加坡的環境清潔，仍譽滿寰宇，則當地居民對於公共衛生之維持，能持之以恆，更為我們華僑感覺得驕傲。我們在新加坡住了四天，并且越過跨海長橋而去馬來亞的柔佛一遊。

我在新加坡又換了船輪，經香港返上海。當時新加坡、馬來亞聯邦及香港都是英國的殖民地，而香港顯然不如新加坡之整齊清潔。最後回到了上海，重履國門。我是由津沽乘輪轉滬出國的，這是我國的第一大都市，但是我是從歐遊東返，經歷了許多國家的都市，頓時觀察到上海的髒亂情形，即使在當時的公共租界地區，亦不如香港遠甚；而碼頭上的髒亂，尤不堪入目。我征塵初卸，心頭反而感覺到很沉重，我將所經過的幾



民國二十二、三年間坐鎮南昌督師剿赤倡導新生活運動的革命領袖 蔣委員長。

個華人城市相比較，同是我國同胞所構成的社會，其文明進化程度，何致發生如此鉅大的差距，直欲興起「何故？何故？」之疑問。

南昌北郊初謁 領袖

我到了上海未數日，就接到摯友鄧雪冰（文儀）先生來函，囑到南昌一行，并叮嚀此行如有機緣謁領袖，面聆訓示，可獲益匪淺。

領袖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剿匪戰事，駐節南昌，鄧先生為侍從秘書。我祇是一個青年初留學回國的國民黨員，自然望能謁見素所崇敬的革命領袖，遂買舟西行。

十月八日抵九江，因南潯鐵路軍運頻繁，在九江停了一天，始買到去南昌的車票，雙十節日搭車南下。沿途軍車還是很多，兵員輻重的運輸，絡繹不絕，各站停車的時間都很久，傍晚始抵牛仔車站，乃渡江入南昌，投宿旅舍。十一日赴行營晤鄧先生，他已將我晉謁之事，面陳領袖，蒙約于十二日下午四時召見。

十二日下午三時許，鄧先生即來邀，偕同抵達南昌北郊一處瀕江的小樓房，僅是二層的樓屋，環境布置極為整潔。鄧先生告知我，這就是領袖在南昌的官邸。我隨鄧先生入門後，樓下一間小型會客室，僅可容十餘人，却幾已滿座，我環顧一周，在座的多係武裝同志。鄧囑我也入坐稍待，即先行入內，臨行時，告我說：「領袖公忙，會客談話時間，每人最好不超過五分鐘。」言畢，即匆匆走進另一個房間。當時召見者，我猶記得第一位是當時的軍需署副長陳初如

（良）先生，陳身軀高大，我對他印象很深。陳先生入內，約一分鐘就出來。

第二人即召喚我進謁，我走進毗聯會客室的一間，是狹長形的房屋，面積比較會客室還要小一些。鄧秘書接坐在門口一張小書桌，司理紀錄

；領袖的書案，安置在中間，他老人家身御戎裝，神采奕奕，而態度慈祥。我行禮後，很客氣地囑我坐在他桌對面的一張座椅上，相對談話。

領袖首先垂詢我在美國五年來的求學經過、所學科目、及心得等等；次即詢及我經歐洲返國，寰球旅行的見聞。我面對着衷心嚮往的偉人，有若嚴師在座，就將此行印象最深的各項觀感，坦白地陳述：

第一、從歐洲到非洲、亞洲，一般觀感所及，儼然如同兩個世界。西歐各國，社會秩序井然，人民謙和有禮貌，一般民情勤奮有朝氣，而辦事效率極高。亞非各地，除巴勒斯坦尚差強人意外，一般民情偏於懶惰、怠慢、驕傲，社會秩序紊亂，環境不清潔，民衆似染有「不勞而獲」的落後習性，此種情形尤以埃及等地為甚。因此，從義大利，渡越地中海，到了埃及的塞得港，世界文明，截然分野了。

第二、西歐各國，雖民情風俗不完全相同，但均各具所長，可供我們借鑑之處很多。例如英國人的沉着，荷蘭人的勤奮，法國人的熱情，瑞士人的恬靜，義大利人的積極，似均有可取。埃及雖然民族意識已抬頭，但改進的方法與步驟，現得很紊亂。亞洲各地，則多缺乏朝氣。

第三、抵達上海後，首先感覺到碼頭上的秩

序，異常紊亂，比之亞非各地，竟有過之而無不及；比之西歐各國，更有望塵莫及之感。這種落後的現象，使青年人感覺到精神上非常沉重。

語語叮嚀行營見習

領袖對我的不加修飾之陳詞，竟虛懷若谷地傾聽着，并且頻頻領首，以鉛筆在手冊上略作記載。我陳述完畢，俯首親視手錄，時間已超過了二十六分鐘，鄧先生且以目示意：領袖當即指示說：

「很好，很好。你出國日久，對於國內情形，似尚有不甚熟悉之處，可留在行營工作見習。行營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不久就成立，你可參加工作。」

并回顧鄧先生說：

「鄧秘書，通知楊秘書長。」

時楊暢卿（永泰）先生任行營秘書長，故領袖如此囑咐。

我當時僅是一個甫返國門的留學青年，首次晉謁領袖，深感他老人家在日理萬機之時，軍書旁午之際，而能以近半小時的時間，聽取一個本黨同志不甚成熟的見解，愛護青年無微不至，使我衷心嚮往。遂決心追隨領袖，畢生獻身國民革命工作。

我這兩個月的寰球旅行，觀感所及，竟蒙領袖的器識；我初在南昌行營服務期間，參加收復匪區的設計工作，以及新生活運動的推行工作，也多受到此行觀感的影響。